



追寻八千里路云和月 破解美国式婚姻谜题

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



白先勇著 时代华语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时代过去了,日子却留了下来。文学与历史,停留与告别,与时间赛跑的儿女,大江大河,乡愁未竟,莫过如此。本书是白先勇睽违17年后的重磅新作,书写一个时代的生命轨迹与历史魂魄,是故事的日积月累,更是填不满的文化乡愁。作者在字里行间深感生命中值得纪念的这些人,那些事,是永远回忆不完的人生财富,折射出他的成长经历、心路历程及审美理想。白先勇用毕生的沉淀之笔,描绘了一幅至真的生命画卷,引领读者逐渐触碰热得发烫的文学家胸怀。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就像委婉的长河,有说不完道不尽的余韵。书中收录白先勇珍藏数十年的照片,还原一个家庭的真实温度,保存那些不被湮没的身影。

《梦的宇宙志》



白涩译 龙彦著 雷克译 新民说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自如地游走于古今东西秘闻的纵深沟壑中,在幻想与现实的错位间穿梭延展,于不同的学科分野间恣意跳跃,引经据典,凭借过人的想象力与敏锐的感观,探讨了机关人偶、怪物、天使等各种趣味话题,以物的历史讲述社会文化史。

涩泽龙彦自承,在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作品里,《梦的宇宙志》是他个人最喜欢的。通过写这本书,这位美的异端分子、神秘主义的收藏家找到了自己的随笔风格。所以本书堪称他的关键之作。这本书的核心主题是人的变形。作者以其令人眼花缭乱的博学,写到机关人偶、怪物、雌雄双性体、天使等具象,以展示人所做的“超越身为人类的局限”的永恒之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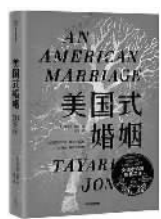
《我的牧羊日记》



【瑞典】艾克瑟·林登著 马学燕译 白驹时光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一名逃离都市的瑞典学者,“半路出家”成为牧羊人,记录在大自然中生活的心境转变。1021个牧羊的日子,133篇充满感动、哲思与诙谐的日记。牧羊需要全心投入,无法当作业余来看待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,艾克瑟·林登开始觉得不是他在养羊,而是羊儿们在守护着他……通过与羊儿的相处以及自己在日常中的观察,作者在现代城市生活的喧嚣之外找到了内心的和平,同时对世界上的小奇迹进行了敏锐而有趣的沉思,引导读者观察生活,感知自然界自发的一切,同时也教会我们认识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宇宙中的地位。

《美国式婚姻》



【美】塔娅莉·琼斯著 刘策译 中信出版集团

罗伊和莱婊斯蒂尔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年轻夫妇,在他们身上可以同时看到美国梦与新南方的影子。罗伊家境普通,但年轻、有野心,事业正处于上升期,对未来有明晰的规划;莱婊斯蒂尔出身上层阶级,独立、有梦想,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女艺术家。婚后一年半,他们的生活被一场出乎意料的事件撕裂:罗伊被警方逮捕,获刑12年。莱婊斯蒂尔知道丈夫无罪,但事发之后,她却无法摆脱内心的失落与不安,只好向儿时好友兼婚礼伴郎安德烈寻求安慰。她和罗伊的爱情曾经炽热甜蜜,但随着丈夫入狱的时间越来越久,她渐渐失去了对爱情的坚守……5年后,法院的判决突然撤回,罗伊回到亚特兰大,莱婊斯蒂尔则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。(云外)

从文学评论转向小说创作,张柠今年有两部小说问世,其中一部就是中短篇小说《幻想故事集》——

每一个幻想故事都是心灵的现实

本报记者 陈俊宇

最近两年,多年来以文学评论活跃在文坛一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柠,开始涉足小说创作,今年就有两部小说问世:一部是年初的长篇《三城记》,另一部是“为穿行在乡村与都市的漫游者寻找自我安放之处”的中短篇小说集《幻想故事集》。

《幻想故事集》由三部分组成,其中,“罗镇轶事”书写童年回忆中的乡村和小镇经验;“幻想故事集”是对广州城市生活的叙述和艺术呈现;“旷野集”则以三个不同地域、不同经历的女性故事,呼应了当下全球女性平权运动的热潮。

小说的笔触,穿梭于城市和乡村,一面探索隐藏在人物内心最深处的病与欲,一面寻找自我认同与实现的精神家园。

旧稿与新作

2018年8月初的一天,张柠的研究生帮他录入几个短篇小说。那些原始手稿早已泛黄,300字的方格稿纸,右下角印着“广东省文艺创作室”字样。第一篇手稿《身世》,落款是“1995年4月21日深夜写于广州北郊”,最后一篇手稿《遗产》,落款是“1995年5月11日夜”。

研究生说,自己很喜欢这些小说,问为什么不发表呢?既然一位90后文学系在读研究生喜欢它们,说明还是有些价值。于是,张柠把小说重新梳理和修订了一遍,取名《幻想故事集》,投给了《花城》杂志。

在集结出版的《幻想故事集》中,“罗镇逸事”和“幻想故事集”是旧稿修订的。小说中,张柠重构了一个生机勃勃但又暗潮涌动的民间生活——一座具有原乡意义的小镇“罗镇”。在这里有了肝癌晚期的农妇刘玉珍,是个劳碌命苦的女人;有一群期待着流动马戏团到来的孩子们,还有女人和老人,他们在操场上转悠,伸长脖子朝大路远方

张望;还有在罗镇医院工作的父亲,他曾频繁地从一个乡镇医院到另一个乡镇医院,但永远都只是个副院长……

在罗镇,有难以言说的爱与无常。“一位编辑看完后给我微信,说她笑谈悲剧,五味杂陈。”张柠解释说,“罗镇轶事”短篇系列,采用的是传统现实主义手法,但略作了变形,用喜剧手法写悲剧,或者用悲剧手法写喜剧,写人心的崩溃和悲伤,以及表现悲伤时的错位导致的滑稽喜剧,试图呈现出现代乡土文明背景上的奇葩。

而“幻想故事集”系列,则创造出一个个现代性人物“安达”,呈现了他的都市漫游和奇异经历。“采用的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手法,注重幻想、变形、象征、潜意识这些现代病症,是对城市病的关注。叙事成了治疗手法,主要病根,是现代欲望和人心。”张柠说,这两个系列短篇,调动了他的乡土经验和城市经验,是写作的两极。

“旷野集”则是书写不同地域、不同经历的女性故事,是对当代女性命运的关照。比如,新作短篇小说《黄菊花的米兔》,既是听来的真实故事的“转述”和艺术化,也是对近年“米兔”浪潮的一次呼应。新作中篇小说《善仁农庄里的女人》历时两个月,五万字,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,准确地说是一个“死了一次”的女人是如何“复活”的故事。

“我觉得我在想象之中,拯救了一个女人的生命。”张柠在坚持塑造“女性形象”,“我觉得,男性小说家笔下的女性形象,可以说是检验一位男性作家的试金石,我试图努力将她们的塑造得更好。”

从乡村到城市

在“罗镇逸事”系列中,作为医生的“父亲”经常出现。张柠的父亲就是一名乡镇医生,喜欢读书,这对他热爱阅读有很大影响。父亲去世早,他16岁就出门干苦力谋生。

所以,谈到自己的出身,张柠说自己是“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”。从地质队员,到自学考上华东师大研究生,毕业后在广东作家协会创作研究

室做当代文学评论,“在广州的十年就是学习的十年,阅读、思考、写作”。2005年,张柠竞聘到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岗位,之后就在北师大教授当代文学史、文学评论等课程至今。

为了在北大开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课,泡图书馆,查阅原始史料,把史料做全后自编教材。“那段时间,我所有的写作全部中断,就做了这件事。到现在接手这门课已经15年。”张柠说。

上世纪80年代,“在江西境内一个经常迁徙的野外地质队,条件非常艰苦。驻扎地点距离城市超过3公里,因为这样才有野外工作津贴。”张柠回忆起这段经历,似乎并无时间久远的隔阂。一天6毛钱的野外津贴,一月就有18块钱——是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月工资的三分之一,这些钱他基本都花在了买书上。

多年后他在《没有乌托邦的城市》一书中如此写这段读书经历:“我就看书,文学、哲学、历史,什么都读,就像一个饥不择食的饕餮之徒。白天魂不守舍的我,只有夜晚才感到安宁。”

从乡村到城市,是生活经验也是写作素材。“在乡村身上,你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微缩的当代史;从乡村过渡到城市,从文学时代移步到大众文化时代。”诚如中国人民大学孙郁教授所言,他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,与在“北上广”三座最能代表中国现代化水平的都市的生活经验,都没有被隔离在他的学术研究对象塔外,而是作为解剖素材,被他放置在了试验台。

做研究与写小说

今年初,张柠的首部长篇小说《三城记》出版,这也被业内视为这位文坛名家向小说创作转身的标志性动作。

《三城记》描写的是80后主人公顾明笛生活过的上海、北京和广州三座城市,以北京的描写最为充沛。谈到创作这篇小说的动机,作者说,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一流作家比较善于写乡土,城市题材的小说相对缺乏,一些年轻作家虽然已经尝试



写城市题材的小说,不过城市经验往往碎片化。于是,“陪着我的主人公,年轻的顾明笛,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重新生活了一遍。……跟他一起将破碎经验变成整体情节,将碎片生活变成意义整体。”

在同仁眼中,他就是个作家型的学者,更多人熟知张柠是其作为文学教授的学术成就,近30年来,他已出版了《感伤时代的文学》《再造文学巴别塔》《白垩纪文学备忘录》等多部文集。

为什么转移到小说创作上?“从1990年代开始,我就没有终止过小说创作。但是否以小说家的身份呈现在公众面前,那倒未必。我有一批短篇小说手稿,但没打算以小说家的身份示人。如果不是身体出现了一些变化,我可能会一辈子做学术研究或写文学评论,小说家身份也可能一辈子隐藏。”张柠回答,“公开写小说,完全是偶然的。”

不过,他也表示,“我重新调动形象思维和想象力开始写作,发现进展顺利,写长篇是能坚持下来的,写作挽救了我。其实我很喜欢从事学术研究,做研究也很开心,但十分辛苦,学问是一辈子的马拉松。”

张柠一直都在研究生活,这给他写小说提供了巨大的帮助。“生活着的人有福了!还能写的人有福了!……这是上天的恩赐,我愿意用继续努力写作来回报。”在《幻想故事集》的后记中,他如是写道。

《漂泊的心灵》出版

本报讯 张庆和散文自选集《漂泊的心灵》近日出版发行。

作者在这部散文自选集中共选入了80余篇简短文章,分为《山情·水韵》《庭院·香茗》《天蓝·地绿》3个部分。即有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的《哄哄自己》《海边,望着浪花》《坝上月》《面对草地》《姐姐出嫁》《关于“水的职称”说明书》《贪官预报》《峭壁上那棵酸枣树》(又名《峭壁上的树》),此外,还有近期的作品《起点》《留在石头上的记忆》《撩开情诗的面纱》等新篇章。

作者是作家也是诗人,他的散文多以抒情为主,文笔洗练,常以写意的表现手法,描摹大千世界的万水千山,书写缤纷多彩的社会生活,从而引起读者关注。作品分别被选入中考、高考语文阅读试卷、模拟试题卷以及中小学生学习教辅类书籍等。目前已经有百余家出版社的300余种图书,收选了他的作品。(咏园)

宋方金新作《热爱》发布

本报讯 日前,由金牌编剧宋方金创作、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影视同期书《热爱》,在京发布。

《热爱》是一部温暖的、励志的、聚焦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、充满正能量的都市题材小说。小说讲述了当代年轻人从恋爱的小天地步入了婚姻的新世界,在成家立业的道路上,演绎的一出快乐、丰富的人生喜剧。

《热爱》延续了宋方金一贯的创作特质:“把人生当作故事的源泉,而把故事书写成人生的星空。”虽然紧贴大地与人群,匍匐在生活的根部,触角却伸向诗与远方,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。

据悉,早在新书《热爱》在各大电商上架之前,同名电视剧已经播出。宋方金透露,电视剧《热爱》的内容有所删减;而图书《热爱》的出版,则弥补了这一遗憾,从文本上保留了《热爱》所要讲述故事的全部面目。(晓阳)



忙里偷闲的读书

爬”,因之力不胜任,加班加点的时刻迟早还是会不打一声招呼就亲自莅临。

通常的情势大约就是如此。不过,凡事都有例外,尽管加班是如此“普遍”,然而我们总能看见身边有“清闲”的身影晃悠,无论是在搬砖一样的生产线上,还是在码农疲惫的办公室里。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,不是这些闲在的人偷懒,而是他们一定能够找到轻松自如应对繁重工作的法门,他们属于那种能力非凡的超级强人。之所以跻身“超人”行列,聪明的脑袋当然是一个因素,但我以为,或者说,据研究人员的观察,他们并不是智商极顶的群体,而是一帮子勤于学习、善于变通的达人,就算是在手忙脚乱的“机械”生产线上,他们也能忙里偷闲,在肢体一刻不停的重复中,运动脑筋,进而发现效率更高、更便捷轻松的技巧,末了把“加班”精英们抛在身后,既轻松了自己的业务,又悠闲了自己的心情。

不错,热衷学习的类属,总是能化解“力有不逮”的困境,所以,要进步,要达成晋升的欲望,且又不手忙脚乱地焦虑于能力不足的羁绊,“终生学习”显然就是不二之选,而要在这一领域有更好的收成,不夸张的说,阅读(读书)就是最优之选——应该也是最高效率的捷径之一。

实际上,我们在最基础的生产线上很容易就可以发现,往往那些勤读书、爱思考的家伙才有闲适之心,而且工作做得更好,晋升更有机会。虽然不是必然如此,但绝大多数情形下,世事往往如此。

之中的缘由,但凡用心掂量一下,就可以了然于心。

阅读开智的废话就不说了,一般而言,热爱阅读

的人都避免不了掉进“被迫”勤奋思考的深坑,尤其是那种遇到什么事都本能地先质疑的脑袋瓜子,总是爱问为啥子,一有闲暇就琢磨是推门好还是敲门更科学啥的,这样子的无聊神思习惯之后,自然就有更多机会寻觅更佳的路径。更要命的是一旦习成这样的经验,这种家伙反过来会更痴迷阅读,结果是在自身区块链,构建出一套读书——思考——再阅读这种相互促进的良好循环系统。

好吧,话题至此,我想大家应该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吧?的确,阅读可能不会直接告诉你怎么挖地掘金,但能让你变得更强大;不只是学习他人的实践经验,还有自己智慧增进的积累,更能辨析清楚问题的本质,能更好地理解“疑难杂症”,以及应对不同难题的思路(行为)变通;不仅是前辈的智慧解析,还有举一反三的自我重塑,是在能力、认知层面,甚至是心理方面收获更多的应对自如。

显而易见,只要您发力读书,只要在“终生学习”中持续不断的阅读思考,相信您的智识一定会相伴升级,您一定会存储更多解决问题的手段,或者是当问题来临之时,您会更从容地找到更优的解决之道,更进一步讲,就算不能成为“那个最清闲的人”,至少可以避免沦为加班队伍中最疲惫的人,不是吗?

我有劝人读书的恶习,每每情不自禁地就鼓吹开卷阅读,然而,很多时候,那些疲劳的工作分子总是让我不爽,他们总说工作太忙,哪有时间读书嘛。

在我眼里,可以说正是因为不读书,您才忙成这个鬼样了。试想,倘若您真的发力读书,拼命加班的日子可能会从你身边逃走。

不妨来试一试,如何?

李修文再出新作《致江东父老》——

为不值一提的人或事,建一座纪念碑

本报记者 苏墨

“和《山河袈裟》一样,《致江东父老》也断断续续写了十年,有好多篇都是一次次重写的结果”,李修文称,相比《山河袈裟》,《致江东父老》里生活本身的质感更加充足一些,“我希望通过《致江东父老》,让自己从一种有名有姓的写作变成无名无姓的写作”。

“如果说有什么抱负的话,我的抱负,就是下定了决心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,建一座纪念碑。”李修文说。

在新书《致江东父老》里,李修文记录下很多在如今叙事中越来越安放不下的典型中国式面孔:落魄的民间艺人、与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、过了气的女演员、流水线上的工人、不得不抛弃自己孩子的女人、爱上了疯子的退伍士兵、靠歌唱获取勇气的穷人……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,就这么不值一提地活了一辈子,作者写下他们,写下力量,勇气,情义,一如李修文在自序中写到的——在春天的黄河边,当我回过头去,看见渡口上长出的花,看见更加广大的人世,不由得再一次决下了心意:那些被吞咽和被磨蚀的,仍然值得我将它们重新打捞起来;那

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,只要我的心意决了,他们便配得上一座用浪花、热泪和黑铁浇灌而成的纪念碑。

在《致江东父老》里,李修文的山河既是自然的山河,又是令人悲喜交加的山河。它们不是文人笔下闲适的小桥流水、晓风残月,而是古道热肠,是西风瘦马,还是天涯路上那些断肠人。在李修文这些作品中,有铺天盖地盛开的油菜花,冒着香气的甘蔗林,轰隆隆作响的冰河,风雪弥漫的祁连山。它们是威严的庄重的,这样的山河不是用来赞美的,这样的风景也不是用来歌颂的,它们只是作为见证者而存在。见证一个个困顿的灵魂,见证这尘世的艰辛悲苦,见证生命个体身处逆境中的向死而生。

宁浩在评价《致江东父老》时说:看其文章如拜一尊大山大河儿女情长的菩萨,满满的苍生,满满的慈悲,满满的热血就在如画卷的文字中流淌出来。合卷后性情不去,其味愈浓,久了,那文字和文字后说的清的事和说不清的韵,倒更加清晰起来。

每个离开家乡的人,都有自己记忆深处的江东父老,我们都不值一提地来过,活过,致江东父老,其实写的是世上大多数的人生。

罗晋在读完《致江东父老》后说:“读这本书,我看到了自己记忆深处的人活过的样子,也看到自

己曾经活过的样子,读这本书,其实就是和记忆深处的江东父老重逢。”

江东父老是谁?

他们是:《三过榆林》中死守信义的民间艺人、《不辞而别传》中相爱的流水线上的工人、《何似在人间》中爱上了疯子的退伍士兵、《穷人歌唱的时候》中依靠歌唱获取力量的穷人,他们是《白杨树》的姑妈和表姐,是《在春天哭泣》的诗人,是《小站秘史》中那个贫穷的母亲和小女孩,还是《万里江山如是》中黑龙江边的痴狂人……

这些人从来不是别人,是我们记忆深处的父老乡亲,那些在生活中挣扎抗争的人儿,也是我们自己,是所有人。

李修文在书中写道:只要走在那条路上,一切就都没有开始,一切就都还来得及,柳树,棉田,全世界,我们相亲相爱,你不用推开我,我也不推开你。

读修文的书,就像和老朋友喝酒聊天,刚开始是从张三李四、家长里短开始聊,聊着聊着,就聊出了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。这是宁浩的阅读感触。

沈腾说读这本书,“读到笑中带泪”,其实这也是人生的状态,《致江东父老》写的是普通人的故事,写的是你,写的是我,写的是我们悲欢与共的生活。